

我的小屋， 我的梦

——六十年往事：“如歌的行板”

傅厚 著



回味往事，写不出灿烂的
星光，只能告诉我的亲人，
我在那一间又一间的小屋
里，度过了美好的一生——
充满苦恼和希望、激情和友
爱的几十年。

陈 原 著

我的小屋，我的梦

——六十年往事：“如歌的行板”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小屋，我的梦——六十年往事：如歌的行板 / 陈原著. — 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5.6

ISBN 7-5339-2140-2

I . 我... II . 陈... III . 陈原 - 回忆录 IV . 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4582 号

我的小屋，我的梦——六十年往事：“如歌的行板”

陈 原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：310006

经销：浙江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 × 1092 1/32

字数：80 千字

插页：5

印张：5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9-2140-2

定价：18.00 元

责任编辑：罗俞君

装帧设计：沈路纲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- 3 我的小屋，我的梦
——六十年往事：“如歌的行板”

附录：

- 96 怀念陈原先生(杨德炎)
101 “盯住前人，想着后人”——回忆陈原先生出版观(李景端)
105 人民不会忘记他(方厚枢)
110 为您奏响《欢乐颂》(吴彬)
113 永远的年轻人——陈原先生点滴回忆(赵斌)
118 智者陈原(董秀玉)
124 为千丈之松歌——访著名出版家陈原(庄建)
128 深切怀念陈原老(谭秀珠)
139 陈原的几句外国话(沈昌文)
142 寄往天国的信(陈淮)



I

我一辈子都住小屋，现在还住小屋。

我的小屋，其实应该叫做书屋。套用古人的名句“环滁皆山也”，我这里是“环我皆书也”。斗室中除了我就是书，真可以说，几乎没有转动余地。旧时描述自己家穷，说什么“家徒四壁”，我家不富，可也不能说穷，但我却“家无四壁”，四壁都被顶天立地的书架所掩盖，确实看不见一点墙壁。

小屋的空间都被书占据了。用废铁条焊接造成的书架塞满了书，装不下了，只好堆在地上，有时地上的书被踢到椅子凳子底下，有时却有意塞到那里去。两张旧“安乐椅”(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沙发)，是二十多年前从改造灵魂的“五七干校”回来时买的，现在大约弹簧生了锈，无力负担主人或客人的体重，只好让新到的书籍杂志占领了。可笑的是，计算机桌子上

上下下，凡能见缝插针的地方，都被书征服了。

我这小屋活像一个钢筋水泥碉堡，我的助手笑我已经得了“碉堡综合征”，主要症状就是常常令人透不过气来。

春节前夜，我从前的小秘书打电话来拜早年，说：“我过几天又要搬家了，搬大屋子。陈老，怎么您还住那小屋呀，怎不改善改善呀？”

她边说边笑，我也边笑边回答，“小鬼，你没听说过‘人在阵地在’这句口号吗？我现在是严防死守我的阵地呀！”

真的，我在这阵地里守了足足二十年有余。

这小屋确实很小，小得如果两三个人同时进来，就显得无“立锥之地”。想想看，书籍是与时俱增的，没有多久它们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。“修正主义”的大百科全书，“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服务”的百科词典以及各种各类暂时用不着的书，只好请进小屋毗连着的九平方卧室的床底下。

至于我这小屋里所谓“洗手间”，既不能洗手，更不必说洗澡了，只能“方便方便”；就算“方便”，也亏得我没有“发福”，如果我稍稍长胖一点，天天挤进挤出必定是一场苦斗。

人们都说我怪，怎么能坚守这样的“阵地”。可是我何尝想一辈子坚守这阵地呢？这道理一两句话说不清，因为世界万



物都很复杂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，我只好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小屋里。

不过这小屋也曾经威风过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它可是令人羡慕的头一批高层建筑。屋内结构设置都是“穷过度”的象征，可是那时货真价实，没有那么些贪污腐败，钢筋是钢筋，水泥是水泥，掺假的不多，偷工减料的也少，何况大楼设计时刚刚遇到唐山大地震，设计时就包含了很大的防震性能。住在这样的碉堡里，确实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。

因此，人们背后传说我喜欢这小屋，不肯搬家，葫芦里肯定卖一种什么灵丹妙药。

哎哟，细细想来，这话可也有点道理。

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我之所以留恋这小屋，起先是没人给我大屋，后来好像真要给不大不小的屋子了，而那些屋子却又通通不及我的小屋那么有灵气，也就是俗人说的，“风水”不太令人满意。而我这小屋却有精灵在！

我在这小屋一住二十年，有失有得——一句话，二十年间，我在此失去了亲人，却找回了我自己。

我自小爱幻想，时常幻想有朝一日能像巴格尼尼似的，把灵魂卖给魔鬼，换来令人倾倒的小提琴绝技；可我没有遇见魔

我的小屋，我的梦

鬼，也未曾学会拉小提琴。再说我即使真的遇到魔鬼，也未必肯把灵魂卖给他。可是我却真心实意地恭恭敬敬地把灵魂献给神，我所信奉的最可敬的神。谁知我就这样失去了我自己，以神的意志为意志，以神的思想为思想。所谓独立思考者也不过是沿着神所指示的方向去思考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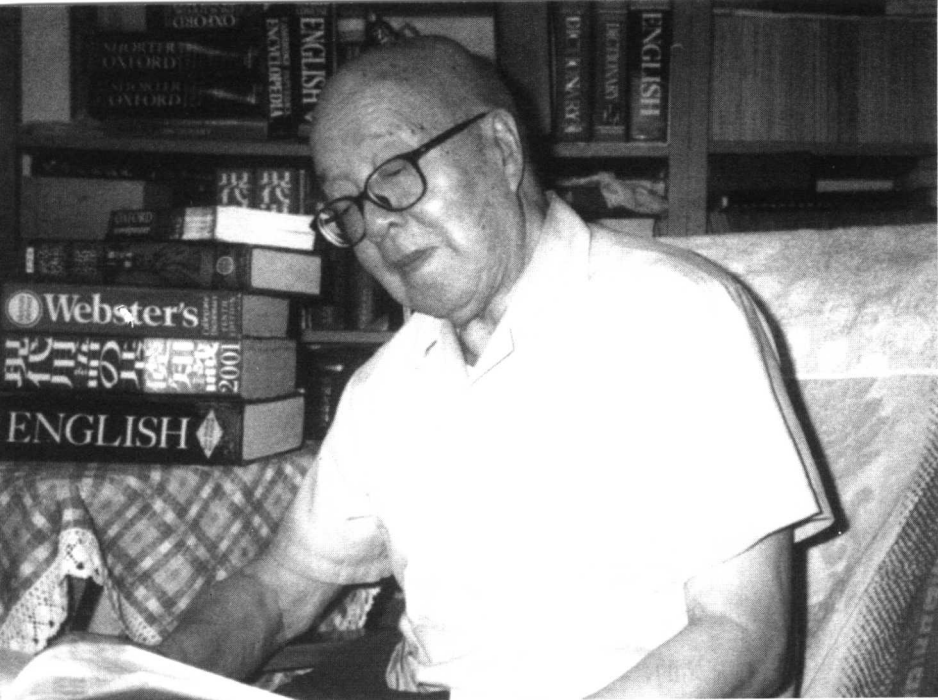
幸亏住进这小屋，二十年间慢慢好不容易找回了我自己，找回我失去的朴素思想。这就是“得”。

多么值得留恋的小屋啊。

所以，几年前我写出下面一段话：

“当十年噩梦醒来时，我的‘书林’只剩下十四平方米，这所谓的书林还得兼作饭厅和起居室。总算还有另外九平方米的卧室，不可谓不宽敞了。其实老伴早已在西山安息，这偌大的书房加上卧室，足够我在这书林里打滚，别说漫步了。”

这小屋，仿佛是一片浩瀚无边的书海，我日夜在这书海中冲浪，似若反思，似若沉思，似若冥思，尘世一切俗念与引诱都化为乌有，只剩下老人与海，老人与书海——天连海，海连天，好一幅风流潇洒的画面！灵魂得救了，超脱了，自由了，可以飞翔了。



享受阅读——在作者自己“最后的小屋”

2

我独自一人拥有一间小屋，是从三十年代读高中三年级时开始的，一直住到我大学毕业。这就是说，那几年在我家不算宽敞的住房里拥有我自己的小天地了。

这小屋只容得一床，一桌，一把椅子，一个书橱。一扇东窗，整个早上都让阳光溜进屋子，夏日滚滚热浪也从这窗户袭来，使人汗流浹背。

我在那小屋生活了五年，不光是住了五年，而是生活了五年。

这是我最初的小屋，我最初的梦。

少男少女爱做梦。多少个美丽的梦在这里升起，有的梦后来圆了，有的梦却幻灭了，仅仅留下一些值得回味的记忆。

那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岁月，虽则小屋充其量只容得



下五六个人，可是它充满着希望，悲愤，激情，欢乐，烦恼，以及永远不会消失的最高贵的战斗情谊。

救亡运动，学生运动，世界语运动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，还有歌咏，戏剧，绘画，创作——百川归海，通通都跟民族解放连结在一起。

这一群三三两两，那一群也是三三两两，都在这小屋里聚会。谈笑，议论，争辩，策划，创作，油印，然后到学校去，到街头去，到人间去……

白色恐怖也曾在这间小屋周围肆虐，可是战斗从未停息过。记不清的欢乐与痛苦，数不尽的同志和朋友，能记得的是，任何时候，这小屋都充满了阳光，都弥漫着青春的气息。

我从这里踏出了人生的第一步。我从这里开始了人生的战斗。我在这小屋中尝到了密友之间的友谊，同志之间的情谊，男女之间的爱情的真味。

如今，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孔在我面前闪过，我脸上的皱纹留不住他们，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孔消逝在记忆中……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了，这小屋更加充满了青年人的激情。我们在这里练唱救亡歌曲，我们在这里练唱别人和我翻译的苏联歌曲。苏联志愿空军在我们城市的上空跟日本侵略

我的小屋，我的梦

者搏斗，我翻译了苏联空军的壮歌《高飞，高飞，更高飞》；一九三八年秋，我在这小屋中又翻译了大战前夜苏联流行的战歌《假如明天战争》，我们也就是在这小屋里尽情歌唱的。

《假如明天战争》连歌带谱在夏衍主编的《救亡日报》上发表。不是假如，不是明天，而是今天已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。歌曲长了翅膀，飞向南北西东，激励着年轻的爱国者上战场。

青年人在这小屋里学会世界语，青年人在这小屋里学会北方话写法拉丁化新文字，又有多少人在这里研究制定广州话写法拉丁化的方案。

我在这小屋里做着“语言梦”。我和我的几个知友都在做语言梦。

我的小屋曾把西班牙内战时期出版的世界语杂志《人民阵线》传播到别的城镇，因为我是这个杂志的中国代理人，而我的小朋友们曾热心地帮着发送这个杂志——它真实地报道西班牙人民如何反抗法西斯的英勇事迹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。

于是我们几个小青年，在小屋里寻思。我们也应该办这样一个杂志，向全世界人民诉说日本侵略者的凶残，报道中国人民如何英勇抗敌的事迹。

我的小屋可以作证：说办就办！



我们是几个穷学生和穷职业青年,我们掏出身边仅有的几文零用钱,自己写稿,自己编辑,自己下印刷厂,这样,每个月就出现了一份取名为《走向新阶段》的世界语刊物。这个朴素的对外宣传刊物,在欧美的世界语群体中产生了不小的反响。

三十几年后,我在维也纳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世界语博物馆藏书库中,看到那里珍藏的《走向新阶段》各期时,我蓦然想起了我的小屋,想起了曾在这里做梦的小友们……



老人与书海



3

除我以外，只有一个人在这小屋住过，那就是我的童年女友罗娴。

罗娴(原来名字叫文坤)是广西人，在离我家不远的一间教会办的女子中学读书，经过进步同学介绍，假日常到我家走动，随后跟我学习世界语，搞拉丁化运动，参加读书会。中学毕业后，她随几个进步朋友留学东京，在那里参加了革命行列。

她往家乡探亲后回到广州时，民族解放战争已经打响了。组织决定她到延安去学习。当她奔赴革命圣地前几天，在我这小屋歇脚。那几天我们日夜长谈——带着青年人富于幻想的热情，谈论着过去现在未来，憧憬着革命和战斗。

每天深夜，我在小屋外的过道上支起一张小小的帆布床

睡觉，让她在小屋里歇着。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她日后会被派回南方白区搞地下斗争，没有想到后来我们会在战火纷飞的粤北重逢，更没有想到她和她的爱人在桂林因叛徒告密被捕，受尽酷刑也没有招供任何秘密，于是放回软禁在他们家，诱捕来此接头的革命者。

勇敢的罗娴跟她的爱人当机立断，连同跟他们一起受难的女交通员，以最原始的自杀方式，向组织发出警告。他们成功了，他们战胜了敌人，他们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挽救了组织，没有一个革命者被诱捕，因为媒体迅速将事件作为社会新闻曝光了。

但是这样的行动并不为日后的解放者所谅解，直到他们牺牲四十年后，才得以平反昭雪。

直到昭雪之时，我才知道她是桂林地下临时市委书记，她的爱人是临时省委书记或副书记。

我一提起小屋便想到罗娴，仿佛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，想起她的沉着机灵，她的好学不倦。前年我去广州，特地去找寻我的小屋——周围的景色全变了，但我还认得出那栋旧楼——我住过五年的小屋，罗娴住过五天的小屋，肯定还藏在那破烂待拆的旧楼里，现在住的是年轻人呢，还是下岗的工人或退休